

古闽福清之龙田，因即名此铜板为福田书海云。

岁乙酉即道光五年（1825年）兴工镌刻，至丙午即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年），前后经过二十一年，花掉二十多万两银子，刻成“楷书铜字大小各二十余万字”达到了“古今字体悉备，大小书籍皆可刷印”的规模。这篇叙文是研究我国印刷史的重要文献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

黄遵宪的一首佚诗

左 鹏 军

《走向世界丛书》第一辑合订本第三册（岳麓书社，1985年出版）所收王韬《扶桑游记》卷上载有黄遵宪七律一首，诗云：

神山风不引回船，且喜浮槎到日边；

如此文章宜过海，其中绰约信多仙；

司勋最健言兵事，宗宪先闻筹海篇；

（自注：君著有《普法战纪》等书甚富）；

团扇家家诗万首，风流多被画图传。

按此诗《人境庐诗草》、《人境庐集外诗辑》均不收，亦未见黄氏其他文字著录，乃是黄遵宪的一首佚诗。

诗作于光绪五年四月初五日（1879年5月24日），时黄遵宪在驻日使馆参赞任上。是日午后，驻日公使何如璋（子峨）、副使张斯桂（鲁生）、参赞黄遵宪（公度）、翻译沈文荃（梅史）与王韬等在日本东京墨江西岸的种树别墅宴饮，日本友人川田刚（瓮江）亦在座。席间，川田氏赋诗持赠王韬，王氏依韵奉答，黄、沈二氏亦即席和韵投赠王韬，这就是前引黄遵宪诗的由来。

虽为酬答之作，但此诗仍然表现出作者对王韬的钦敬之情，字里行间，真情实意，非应酬唱和的泛泛之作可比。将黄、王二氏此期的书信（有的已整理发表）与此诗相参，更可以见出二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与王韬对黄遵宪的思想影响，对研究黄遵宪、王韬的生平交游和思想发展不乏参考价值。至今所见的全部人境庐诗中，与王韬唱和之作仅此一首。

《走向世界丛书》所收《扶桑游记》系根据日本东京“报知社”印本整理校点，“报知社”于明治十二年（光绪五年，1879年）出版该书的上卷，翌年出版中卷和下卷。查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第十帙所收《扶桑游记》，不载黄遵宪此诗，其他几位的诗作也一律不载，只提及川田氏“即席有诗见贻”。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本《扶桑游记》是国内流行较广、影响较大的一个印本，而能亲见日本东京“报知社”本《扶桑游记》者未免寥寥，这也许是黄遵宪此诗一直未引起注意的一个主要原因吧。

为了有助于理解黄遵宪此诗，再现当时中日两国文人友谊和文化交流的一个场景，现将其他几人的诗作也一并录于此。川田刚赠王韬诗云：

漫游乘兴上轮船，来泊扶桑出日边；
著述等身人未老，风尘遁迹骨将仙；
岂求灵药入三岛？欲访逸书存百篇；
莫怪相逢倾盖久，令名夙自艺林传。

王韬依韵奉答云：

飞渡东来万里船，相逢偏在墨江边；
文章早已崇今代（自注：《明治诗文集》多收君作），
笙鹤曾闻驻古仙（自注：日本向多王姓，云是子晋后裔，后赐姓山田氏）；
垂老风尘惭著述，好游山水入诗篇；
神交何限沧波远，好把君名众口传。

沈文荧和韵投赠云：

东泛沧波太乙船，直追槎木斗牛边；
谁知勾漏山中叟，来访卢敖海上仙；
蛮触新书成战纪，源平遗诗入诗篇；
鸡林贾客争相问，不让香山万古传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

《贩书偶记》未收清人著述十二件

萧 新 祺

中国书店书库存有清代精刻本和抄本数种，未见孙殿起先生《贩书偶记》正续编著录。今简介如下，以补孙目之缺。

（一）左国颖八卷 清钱塘高士奇澹人辑注，包括《左颖》六卷、《国颖》二卷，康熙间刻本，有张英、陈廷敬序。

（二）禹贡锥指二十卷（首册有略例禹贡图） 清德清胡渭著，康熙乙酉（1705）刻本，书口刻有“漱六轩”三字，附有跋语：“余素嗜方輿之学，考方輿则禹贡为祖，余存有禹贡者五家，惟胡东樵《锥指》最为淹赅，虽间有不满人口之处，无害其博而精也，余旧有藏本，亦颇完好，此本乃门人冯艾圃所赠，其刷印又在余藏本之前，殊甚宝贵，因取旧版《水经注》共置一匣藏之，题为二璧云……。”按胡渭字拙明号东樵，精地理之学。每册钤有“许鸿磐藏”印。

（三）定山堂诗余四卷 清淮南龚鼎孳孝升著，康熙间刻本，有西陵丁澎序文，钤有“法式善（梧门）诗龕藏书记”，“存素堂珍藏”，“梧门所珍藏”诸印。